

❖ 戲後

突然有一天，李敖接到沈雱的電話。

『嘿，我有點無聊，下午要不要來喝茶？』

「做什麼。」他沒好氣的看著打開門迎接自己的屋主，「最近我手上才剛接了一個新人，忙死了，妳最好有要緊事。」

洗淨鉛華，未施脂粉的女子領著她走進自己家裡偌大的客廳，轉身去廚房拿茶葉和熱水，一面笑著感嘆：「這麼快就嫌棄我了？唉……果然啊，男人。只聞新人笑，不見舊人哭啊……」

仍然是一身西裝的光頭男人沒好氣地摘了自己的墨鏡，一屁股坐在柔軟的沙發上，毫不領情的嗤了一聲，「妳倒是哭給我看。」

「呵。」黑髮高盤的女子踩著拖鞋，身穿圓領短襦與長裙，端著木製的茶几款款來到桌前放下。隨著她行雲流水的動作，不用多久，兩杯熱茶便置於桌上，隨著白煙散開，濃濃的茶香味也飄於室內。

「妳就沒有別的朋友嗎？每次只要心情一差就要打我的電話是怎樣？」他端起茶杯，意思意思吹了兩下，直接將熱茶牛飲大半。

「我的朋友很少的。」沈雱端著茶杯感嘆。

「放屁，前幾個月跟妳一起隱退的那些，大川、霍克還什麼的，不都和妳挺熟的？」

「那些人，一個兩個都有家室了，我孤家寡人哪好意思去打擾他們。」

「老子也是有家室的人！還有工作！妳他媽怎麼就好意思找我了？」李敖暴跳。

——因為你是基老，我當你保母兼閨密的。

——去妳的。

「……所以這次新人的資質如何？」抬槓結束後，沈雱懶洋洋地靠上沙發，偏頭問道。

不錯，只是沒有妳當時身上有這麼明確的風格標籤，要慢慢磨練出個人風格。

這是李敖心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回答。只是他知道面對這個隨時都可以登鼻子上臉的女人，切忌給予太多稱讚，所以他說：「還算不錯，等上手後應該也能佔領一塊市場。」

「這樣啊。」那個姿態優雅又嫵媚的女子此時看上去比一開始的時候更加沒精神，即使她極力顧左右而言他，還是不掩眼裡心事重重的模樣。

「妳到底怎麼了？」能看到這個不可一世的女子身上出現這樣的難色幾乎可以說是極不尋常的，不怪李敖覺得詭異。若不是知道沈零簽約之前已經跟前男友分手，他還可能會以為這個人失戀了。

「顧恆禎昨天回來了。」

這沒頭沒尾的一句話，很快地解開了李敖的疑問。

先前曾經聽這個女人提過的，她的初戀。

「然後呢？」看她這副模樣就還知道昨天兩個人不會只是單純老朋友見面，定是有人餘情未了。

說了第一句話後，沈零反而舒了一口氣，有勇氣面對昨天發生的事情了，「我原本以為我很期待這一天。你知道，我會答應你去演戲都是因為這個人。」

事關八卦，李敖表示洗耳恭聽。

「才一年而已，再見面後，我突然發現自己再看到他的時候還是很心動。」女子淡淡地說，「可是心裡卻清楚的知道，我們真的已經不可能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即使你還愛著他，他的心裡也有你，你們中間的阻力幾乎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就是沒有人會跨出最後一步，一切終止在兩者都不動，最後被時間沖遠……這樣的感受。」

李敖點頭，表示可以想像，只是沒有切身感受過，他也無權置喙。沉默著將杯中的茶飲盡，再給自己倒了一杯。

「……我想，我這輩子大概沒辦法像愛他一樣，用相同或更多的感情再愛一個人了。」

「初戀確實是令人印象深刻，只是你未來的日子還長著呢，小丫頭，話別說太滿。」他端著茶杯走到桌子對面，坐到沈零身邊，和她碰了杯子，「妳太理智了，就算喜歡那個人，你們都還是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這沒有不好。」

「等到妳活到我這把年紀，就會知道感情不過是讓生活錦上添花的點綴，愛情、親情、友情哪個不是情？更沒有說哪個少了人就活不下去，別想太多。」

看著自己以前的經紀人將茶當酒一口喝乾，沈零笑了一下，搖了搖手中溫暖的杯子，感嘆道：「都不知道你也有這麼感性的一面，還這樣喝我的茶，真浪費，這一口大概喝了兩千塊呢。」

「……妳還是當個憂鬱的少女比較可愛。」

躺在沙發上挺屍了一陣，女子才學他一口氣將茶喝光了，坐直身子大力將杯子放到桌上，「哼，就算沒男人我也還是個白富美，男人算個鳥。」

「……」這地圖砲開得真是。

「總之謝謝你了，你人真好。」

「發什麼好人卡，找死嗎？」

「妳之後打算做什麼？」

臨走前，他這麼問。

——這個嘛？我也不知道，可能繼續享受單身的日子吧，然後再去找一份工作來玩玩。

或許在脫離這個圈子以後，他們會越來越少聯絡。

只是他會記得的，自己手下曾經有這樣一個藝人：有幾分姿色，一身難搞的脾氣，有錢任性，不過至少寫的劇本很有新意，對演戲也有點天賦的女子。

那個「李香君」。

這個沈零。